

二〇〇七年是我重新規劃、轉換方向，決定放下觀光相關議題，走入完全公益人生的元年。也是那一年，我第一次陪著龍應台、殷允芃、胡德夫等一群同樣關懷臺灣這塊土地未來的文化友人，一起探索我的「花東元年」。那次的旅行讓我重新深入認識花東這個又親近又遙遠的地方、人、事、物，其中當然也包括了白冷教會的故事。當時最讓我感動的故事之一是——在那物質精神相對匱乏的年代，當臺灣原住民普遍被踐踏、歧視的年代，一群來自海外的傳教士，努力地想用宗教安撫他們的心靈、用海外籌募的資金幫助他們改善生活，包括蓋學校、宿舍、醫院、啟智中心等，為原住民朋友找尋身體與心靈的寄託。

坦白說，當范毅舜所著的《海岸山脈的瑞士人》於二〇〇八年出版時，正是我先後出版《我所看見的未來》及《做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最忙碌的一年，當時來自各地的演講邀約讓我未能在第一時間點閱讀到這本盡述宣教士們感人故事的好書，直到後來稍微沉澱過後才在無意中開始閱讀。一打開書，我便無法放下，因為書裡的許多描述，投射出我當時在花東的心情。於是，我主動與出版社聯絡，並邀請毅舜在回臺灣的時候與我便餐深談。自此在我每次的演講與分享中，它便成了描述花東故事的重要話題，而我也成了推廣《海岸山脈的瑞士人》的義務代言人。

在所有動人的故事裡，白冷教會在台的創立人錫質平神父，也是台東公東高工的創業者，樹立了值得令後人代代傳頌的典範。在苦思如何協助花東青年改變未來的命運中，錫神父深知唯有透過優勢教育才能徹底幫助一個人改變現況，也只有找到甚至可以超越台灣西部技職教育一技之長的能力，這樣的教育「才能不為人所奪」。於是錫神父引進德語系行之有年的、類似臺灣早期技職學校的「二元教育系統」，以他瑞士家鄉的人脈及機械與工藝的優勢，人數最多時竟然發動了二十一位有專業證照的志工老師遠從德國、瑞士和奧地利來到臺東，從思考臺東當地學子適合發展的強項出發，帶來許多歐洲優秀的技術，教導孩子們水電、木工、機工等。在這樣的國際教育團隊的支援下，公東高工某些科系的實力甚至遠遠超越西部的技職學校，不但為青年學子在那個艱困的時代找到了自信與生存的關鍵技術，為孩子培養謀生能力、打造其未來的路，更是公東高工在當時扮演的歷史角色。也不算意外的是，自那個時代起，公東高工參加國際技能競賽屢獲金牌，甚至經過時間的考驗，在當今多數學校面臨科系和學生人數日漸減少的情況下，公東高工依然歷久不衰，甚至已停科十年的公東家具木工科，在今年獲教育部特准復招！申請就讀的學生數遠遠超過預期。

近年我的基金會也和公東高工有許多密切的接觸。我們邀請擅長運用複合媒材、將拾獲的物品當成創作主要元素的藝術家夫婦許偉斌與曹世妹老師、阿美族漂流木藝術家拉黑子，為公東學生舉辦木工營，比如，改造臺中Hotel ONE淘汰掉的餐椅；學生驚人的創造力，賦予了廢棄家具新的生命。像這樣啟發偏鄉孩子的天賦、讓他們從擅長的事物裡找到自信、建立謀生的能力，是我這幾年投入最深的事。近一甲子之前，在那個民生貧瘠時代的偏鄉，年輕人唯有離鄉背景才能改變現況，瑞士來的神父們為孩子培養技藝，

找到離家生存的路。隨著時間挪移，曾幾何時花東成為臺灣最後一塊淨土，在這個自然、生態、原住民文化豐富的地方，許多的年輕人卻盡離家鄉，於是，基金會努力耕耘的，反而是為離家遊子「保留一條回家的路」，看似違背卻和神父為孩子搭建自信與生存的路，是為殊途同歸啊。

更讓人讚歎的是毅舜這本大作《公東的教堂》的主角，過去幾年來，不管是藝術家朋友、社會名流或總統夫人，在我的引介下參觀了我心目中花東建築歷史最精華一頁的「私密景點」——公東教堂。每次的拜訪，我都駐足許久，抱著最虔誠的敬意緬懷這些海外神父與志工們的遠見、格局與愛心。承蒙公東藍校長慷慨，讓我們得以盡情一覽這座具備柯比意美學建築的全貌。每次在教堂裡，想起這些來自瑞士的宗教家，以他們幾十年的年輕歲月，對那個時代的花東用心珍惜，以超乎常人的身體力行照顧著偏鄉的居民，由衷感佩懷念。毅舜以其質樸中有調皮的細膩筆法、對神父們穿越時空的深遠感情，找不到第二個更適當的人描繪其美麗的故事，那些神父小小卻令人迴盪久久、久久的故事。衷心祝福！

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嚴長壽

我原本想把《公東的教堂》寫成輕鬆小品，在資料蒐集中，卻愈變愈龐大，甚至還去了趟瑞士。感恩的是，書寫文字時，除了未讓我絞盡腦汁，還讓我心靈受到洗滌、得以滋長。

我極少在書前頭感謝協助的人，怕書的成績有負他們期許，這回卻言謝在先，若沒有他們支持，不可能有這本書。身為攝影師，感激書中所有知名及不知名的影像拍攝與提供者，尤其是白冷會的薛弘道、林至柔修士，若沒有他們慷慨提供影像，故事內容，無圖為證、力有未逮。

感謝公東高工提供文獻資料，使公東故事更發人深省。

好友嚴建勛，是內文第一位讀者，建勛雖未提供建議，但每回專注聆聽，已助我釐清思緒，增添信心，有友若此，夫復何求？

寫在書前

更感謝提供錫質平神父文件的黃嘉得和被我採訪過的所有公東老師、校友及相關人士，尤其是錫神父的祕書徐培基先生，及與錫神父共事多年的曹經五蒙席，他們的分享，讓我對錫神父有更多認識，至於劉德仁先生及妻子杜桂月大姊，更得記上一筆，他們與我訴說錫神父帶劉先生尋母的故事，是這書最初的書寫動力。

感謝在台、已故及依然健在的白冷會士，今年（二〇二二）是他們在臺東服務整整六十年的大日子。過往一甲子，白冷會前後有四十六位會士，到今日僅存七位仍在臺東服務，僅以這本不能與他們奉獻相比的小書，獻上最大的敬意與謝意。

謝謝「本事」同仁，在出版如此困難的今日，仍容我恣意發揮，成就創作樂趣。更謝謝彰化靜山修院的馬志鴻神父，每當身陷瓶頸，信心動搖，夜半熱線於他，總能恢復內心平靜。

書寫此書，有若答覆莫名召喚，萬變時代，能如此專一，殊勝感恩。

識於二〇二二



臺東對我像外國一樣的遙遠。

我對歐洲歷史人文遺跡的涉獵可能比臺東的自然山川還多，不只是我，我有好幾位在國外拿到高學位、通曉世界局勢、事業有成的朋友，迄今仍未來過臺東。對他們而言，後山臺東比太平洋對面的美國還要遙遠陌生。

說來慚愧，我對臺東甚至東海岸的認識大多來自那來自瑞士、已在臺灣服務半世紀以上的天主教白冷會士。我曾在二〇〇八年盛夏出版的《海岸山脈的瑞士人》書中提及，在酷愛登山，創立向陽登山社的歐思定修士帶領下，我知道臺東何處可觀星、泡野溪溫泉、賞梅，甚至觀看飛機起降的最佳地點。至於修士每天都要去游個兩回，緊臨太平洋濱的人工湖，由於面積廣大，早被我們戲稱為「國王的泳池」。

白冷會士足跡遍及整個東海岸，過去半世紀，他們在這一百七十公里的海岸線上興建教堂、醫院、啟智中心，甚至辦學。除了長眠於此，幾位碩果僅存的老人，當年初到臺灣時大多是三十左右的小夥子，今日都已成爲會說流利國語、閩南語甚至精通阿美族、布農族語的歐吉桑。

過去近四分之一世紀，我去到許多地方，足跡遍及歐陸，更長期定居在新大陸東岸。然而在東海岸服務的白冷會士就是在身後也大多不願返回故里，而選擇長眠在這一處他們深愛的土地上，兩相比照實在諷刺。

從白冷會士身上，讓我有機會重新思考人生價值。

成功的定義是什麼？是要功成名就？還是要有很多錢？我們的歐修士迄今所睡的床鋪仍是四十多年前的古董，他那兩坪不到，夏天會熱死人，沒有冷氣的小房間裡，仍有一個可以送進博物館、風行六〇年代的「達新牌塑膠衣櫥」，至於葛德神父冬天禦寒的外套可能比愛美女孩的名牌包還少。然而他們卻生活得充實而自在，尤其是星期日要跑好幾個地方做彌撒，已有八十四高齡的魏主安神父，我常擔心，萬一他有天「蒙主恩召」，視他如親的教友怎吃得消？

我本以為幾年前那本《海岸山脈的瑞士人》雖只有卷一的三篇文章，卻已將這緣分表露殆盡，無以為繼。為此，我從不喜歡將深愛的人事物公諸於世，總覺得發表後，這濃厚情感將不再屬於我，此外，被我描述的人可能根本不認同我的想法，徒增尷尬。

然而這回我又來書寫製作一本有關他們的書，除了是這些故事很美，另一個鼓勵我往前的動機，是這些故事讓我有機會以另一個角度回顧自己的成長與所在乎的終極價值。

人生有很多出乎意料的奇緣。

《海岸山脈的瑞士人》由於卷二寫了太多個人隱私與掙扎，竟覺得這樣的人生已到瓶頸，為此，我想就此根留新大陸，放棄藝術追尋，找個穩定工作不再遷徙。

二〇一〇年臺東縣將我的書選為「一城一書」，縣政府承辦人員透過出版社聯繫，多次邀我返臺演講，我始終不為所動（不是大牌，實在很怕立下的決心再受動搖），由於有一本早約定好的書得交稿，我最後將兩事合一，只想快去快回。

恰巧在那次短暫相會中意外得知，臺東有座興建於半世紀前的美麗教堂，且就位於白冷會當年創建的公東高工校園裡。

這座建築和它背後故事，攪皺一池春水般地再度動搖了我的決心，又一次將我帶往另一個未知，卻也造就出了這本從不在計畫中的書。

在來到公東高工前，我有本遲遲無法完成的著作《山丘上的修道院》，這是一本有關歐陸建築泰斗——科比意上世紀在法國所設計的一處修道院。為了解柯氏的風格，我拜訪了幾處不易抵達的知名建築，其中一座就是為他贏得空前盛譽的廊香教堂。

然而來到公東，竟看到一座如假包換、科比意式的水模建築。

這座四層樓高的建築在九二一與三三一兩次地震後，被視作危樓般地差點被拆除，然而，已呈疲態的建築因其前衛造型及原創設計，依舊散發出懾人風采。

自小習畫，大學如願進入美術系，畢業前夕又從繪畫轉入攝影，而後又因工作、數度前往歐陸採訪報導歷史人文遺跡，能與科比意邂逅正是這因緣際會。

當我傾注心力、像偵探般地尋訪科比意所設計的修道院時，卻不知家鄉竟有座同樣風格的建築。更教人吃驚的是，其興建年代幾乎是與西歐同類型建築同步的一九六〇年。

在得知這座建築是臺灣戰後第二座現代建築，更有「臺灣廊香教堂」美譽後，我不禁感嘆，自小所受的「藝術教育」真的有問題。「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我曾不計一切，探訪西方著名經典建築，卻不知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的故鄉就有一座相同且水準不低的建築，這真教我難堪。一個地區的文化水平並非在於擁有多少傲人歷史、文物遺跡，而是當地人在日常生活對當下、對環境，甚至切身過往具體反應的氣度。

藉著這座建築，我再一次省視自己，更有機會涉及從未碰觸過的教育這塊。累積資料時，我對公東創校者——來自瑞士的錫質平神父，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更對公東在臺灣

教育史上那頁歐式學徒制教育有更深的體會。過去數十年，臺灣大環境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過度開發與一味強調競爭力與經濟成長，我們除了健忘，也忽略了生而為人的價值，生活更為不安，焦慮瀰漫。

然而公東這座默不出聲的建築，卻悄悄地為當地人保留住一段完整時代記憶，經由它，人們能輕易找到一條通往過去的路，由這座建築帶出來的人與事，在這物慾橫流、價值觀混淆的社會裡，卻像山川自然般地坦蕩，更如日月星辰般地永恆實在。

隱密在東海岸一隅的公東教堂，在這多變而不定的時代，像是則寓言——它讓人有機會深刻、甚至略帶詩意地回顧一段快被遺忘的過往軌跡。


本書共四個章節，由公東創校者——錫質平神父開始述說，進而回顧公東高工那頁堪稱傳奇的教育範例，再進入本書源頭與核心——公東的教堂。最後，順著白冷會當年在東海岸線上設計的教堂，我再書寫了一次那能讓人感動肺腑的「海岸山脈的瑞士人」。

而為了對公東教堂建築源起有進一步了解，我更出乎意料地遠赴瑞士，最後還在白冷會的瑞士總院落腳，對這與東海岸有深刻交會的宗教團體有進一步的認識，這段也不在計畫中的因緣成為本書尾聲。

期望這本書能激發你一些生命能量，更期望你抽空到東海岸來，我相信翠綠的海岸山脈，和碧藍的太平洋定能陶冶你的性靈。至於沿途極富特色的教堂和幾位碩果僅存或長眠於此的修道人和他們的故事，定能撫慰你的心靈，帶給你另類生命靈感。

偏遠的臺東是臺灣的後山，然而婆婆之島的第一道陽光卻由這升起。

後山，甚至整個臺灣仍有許多有待發掘與整理的寶藏，不過那就要等你來實現了。



錫質平
神父

chapter

1

異鄉來的
撒種人

「上帝篩得很慢，但是篩選的過程十分精細，鑽石和玻璃絕對不容混淆。」

羅馬史學家

嚴寒冬夜，我與歐修士在臺東的會院裡閒聊。

「很多建築學子慕名前來參觀白冷會當年興建的教堂，出乎意料的，他們最喜歡的竟是公東高工裡的那座聖堂！」

「這有什麼稀奇？那不也是傳修士設計的嗎？」我不以為意的回答。

「當然不是！」歐修士睜大雙眼說。

「那是另一位專業建築師設計興建的，教堂落成時，我和傳修士都還沒到臺灣呢！」

歐修士在臺灣都有半世紀了，原來這其中還有很多有待挖掘的故事。

數年前，我曾以修士所屬的天主教「白冷會」寫了本《海岸山脈的瑞士人》，卷頭那一封白冷會士的家書，不知賺了多少人眼淚，然而我卻不知被我寫過一回的白冷會竟還有這麼一座教堂？！

第二天一早，我騎著修士的腳踏車前往公東，道路兩旁的景象與我三十年前初到臺東時差不多。臺灣幾十年來傲視全球的經濟奇蹟，除了讓人難以累積共同記憶，我更憂心，依山面海、有著瑰麗風景的海岸線，有天會不會整個被葬送在以繁榮經濟為指標的社會風氣裡？不同於本地人，我有時竟為這城市發展緩慢感到慶幸。

假期中的公東校園空曠寂寥，印象中，這曾是所聞名全國的工業職業學校，許多締造臺灣家具業一片天空的大老，當年大多畢業自隱蔽在這東部一隅的公東高工。彼時，公



公東的教堂

公東的教堂是座複合式建築，這座1958年開始興建的大樓，是臺灣戰後第二座現代建築，更是當年臺東最高建築物，幾近危樓的建築，是一個時代的見證，更是同時期建築的傑出代表。（公東高工提供）



公東教堂成立紀念

1960年，在臺東成立的公東高工，校名取自羅馬公教會之「公」及臺東地名。

1961年，公東高工第一座建築物完成，這座包括有教室、寢室及教堂的大樓，為歐陸名家設計。落成紀念照片中的人物多已作古，其中有于斌樞機、創立公東的白冷會神父、聖十字架會修女，和中外教職員，獨不見創辦人錫質平神父，這位神父生前，只要有公開露臉場合，大多隱身幕後，不願出現。

依然屹立在地表上的「公東的教堂」，半世紀後，意外地為我們保留了流失的記憶，和隱藏於其後的動人故事。（公東高工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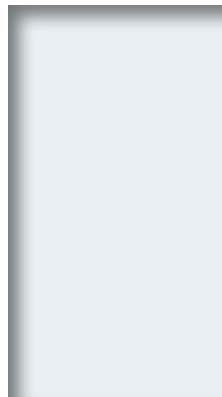
東學子還未畢業就已有工作在校外等待，業者都知道，這所由瑞士傳教士建立的學校，當年的訓練是何等嚴格與扎實。

走到聖堂大樓，完全不敢置信，眼前這座建築竟是一座深受國人喜愛的現代清水模建築，慚愧的是，我曾在這建築風格祖師爺——科比意——所設計的拉圖雷特修道院任駐院藝術家，期間我更不畏艱難，舟車勞頓，日夜兼程地前往法國西陲，去到那幾乎是現代建築經典同義字的廊香教堂參觀。當我慶幸能在大師的建築裡盡情遨遊，逐光獵影時，竟全然不知道自己成長的地方，早有座以同樣手法與風格興建的建築。

站在灰白、老態龍鍾的建築物下，內心澎湃不已，身處資訊發達的時代，我竟對這座美麗的建築一無所知……

我想起這所學校的創辦人，一九五二年就來到臺東的錫質平神父，他應是條能領我一探究竟的線索。

我想起這所學校的創辦人，一九五二年就來到臺東的錫質平神父，他應是條能領我一探究竟的線索。



公東高工

隱密在後山一隅的職業學校，是昔日臺灣家具業的搖籃，這所由瑞士神父創立的學校，在沒有太多應援下，竟是臺灣當年最好的職業學校之一。公東高工強調技藝，為實際生活服務的訓練，為士大夫氣息濃厚的臺灣教育，締造了一頁近似清流的傳奇。（公東高工提供）

來自天邊的 錫質平神父

從歐修士的描述中，

我猜想自己會害怕與這位以嚴格紀律著稱的神父成為朋友。

摘自《海岸山脈的瑞士人》第二十八頁

多年前在寫《海岸山脈的瑞士人》有關錫神父事蹟時，我曾如此描述對他的觀感。然而所有曾與這位公東高工創辦神父共事或受教的學子，迄今仍對這位有一百八十公分高的大漢懷念不已，更信誓旦旦地對外人說，影響他們這一生最深的人莫過於這位來自瑞士的神父。

很多公東校友雖已年過半百，但一提到過世逾四分之一世紀的神父，仍淚眼汪汪、不能自己。尤其是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那天下午兩點二十分，仍在校的師生自擴音器得知錫神父在臺東聖母醫院與世長辭，竟再也無法上課，哭成一團。

直到今日，仍有不少校友，每回由東部往西，或由西往東來時，一定會到錫神父位於臺東大武鄉南興村的墓園看看。對他們而言，這位一九五二年就來到臺東，將自己全給了東部，還將遺體視為肥料、奉獻給這塊土地的異鄉人與他們的親人無異。

一九一七年十月七號，出生於瑞士東北部聖加侖（St. Gallen）附近的畢斯威爾



「白冷外方傳教會」與臺東縣一甲子的深情交會，隨著錫質平神父到來開始。這張攝於1958年的照片，影像中的白冷會神父們正值壯年，他們將後半生的歲月全奉獻給了偏遠的臺東。時任臺灣白冷會區會長的錫神父為照片第一排、左邊第一人，位於他右邊的是當時白冷會總會長馬士杰神父（Bioechlinger Max.1911-2004）。這張具有歷史意義的照片因為他的到訪而拍攝。照片中的人物已全部作古，除了短暫停留的總會長，十五位神父中有八位就是在身後也未回返瑞士，長眠於臺東，成為地道的海岸山脈的瑞士人。（白冷會提供）



青年錫質平

我們無法得知錫神父這張照片攝自何年，但可確定應是他三十歲以前在瑞士的留影。大多數人對得守獨身誓願的神職人員充滿好奇。青年錫質平選擇的人生道路，不是常人路徑。這位青年時去到中國，後來又到臺東，最後長眠於此的神父，已成為海岸山脈的一部分。總有人納悶：不能談戀愛與結婚的神父與修女怎麼都長得這麼好看？也許我們稍可自嘲：挑選他們的上帝，眼光不錯。（公東高工提供）

(Bichwi) 小城的錫神父，來自一個有十位兄弟姊妹的大家庭。一九三八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二十一歲的錫質平加入了天主教體系的「白冷外方傳教會」。一九四四年，錫神父二十七歲時，晉升為神父。一心想到中國傳教的錫神父，由於亂世而無法前往，只好轉往瑞士的菲力堡大學攻讀中國文化、歷史及語言。

一九四六年，錫神父時年二十九歲，終於如願抵達北平，除了繼續攻讀中文，更準備前往東北的齊齊哈爾傳教。兩年後，左派勢力抬頭，無法北上的錫神父，失望透頂地返回瑞士。

一九五三年，錫神父三十六歲，他那位連「臺東」都不知在哪的長上應花蓮教區費聲遠主教的支援請求，權且派遣這位一心想來中國服務、能力超強的神父自瑞士到臺東「瞧瞧」，評估此地情況後，再看是否要安排會士來臺。沒想到正值壯年的錫神父一到臺東，未經瑞士長上許可，就單槍匹馬地在此大興土木，進行前所未有的傳教計畫。白冷外方傳教會與臺東過一甲子的深情交會，就這樣揭開序幕。

在臺東渡過大半生的錫神父，在這裡完成了眾多影響深遠的不可能任務，其中一項就是造福無數東部學子，甚至為職業教育立下不朽典範的「公東高工」。

「辦學」從不是這位神父在這偏遠之地的首選，然而這一心想救人靈的神父卻太清楚，讓上帝子民改變窮困的利器不只是祈禱，而是教育。為照顧學子而建立的臺東市貞德宿舍、農校康樂宿舍、成功鎮的成功宿舍、大武與鹿野的學生宿舍，隨著錫神父四處建堂而同時興建，一點也不讓人意外。

眾多學生宿舍中，最知名的一座當屬於臺東市的「培質院」，曾任臺北市副市長的歐晉德先生，入大專前就是住在這非常注重生活、品格教育的培質院內。



花冠錫質平

錫神父極少留影，他愛做事，不喜出風頭。這兩張照片是他早期在臺東時的留影。上圖是他與其他神父在臺東南興天主堂，白冷會慶祝在臺10週年，宴席上的留影，相片中的他頭戴花環，意氣風發，與他後來給人嚴肅、不苟言笑的形象截然不同。公東創立後，也許因為為人師表，做人榜樣，錫神父極少再有如此輕鬆快樂的畫面。左圖右方為隨同錫神父到臺灣，後來在日本服務的司路加神父（Stoffel Lukas.1913-2002）（白冷會提供）

1. 培質院位於臺東市中心，當年許多就讀於臺東的學子寄宿於此。成立於一九五四年的培質院，名字取自資助培植院成立的昔日梵諦岡駐華公使黎培理之培，及錫質平神父之質。

一九五三年來到臺東的錫神父，在眾會士與國籍神父及當地教友的努力下，頭十年就在東部建立了四十三座教堂，其中十八座還以水泥建造。

一九五五年，同屬瑞士的聖十字架修女會來到臺東，她們為貧困者服務的診所，每日天亮前，就已有上百位病人在診所外等候。而曾接生東部無數新生兒的「臺東聖母醫院」更在數年後成立。

在臺灣生活七年後，錫神父這「心想修直上主道路的修道人，在長期與貧困教友相處中，深知唯有教育能徹底幫助一個人改變現況，也只要一技之長才能不為人所奪。

為此，當他有機會辦學時，能習得技術的職業學校，成為他的首選。

公東創建來由

一九五九年，錫神父自瑞士天主教勞工協會（Brucke Bruderschaft）募得籌建「公東高工」第一筆建設經費，錫神父本想將瑞士著名的鐘錶製作技術引進臺東，但由於氣候不合，這個計畫宣告放棄。

被喻為臺灣廊香教堂的公東教堂是公東高工第一座建築物。這座建築除了第四層為教堂外，以下二、三層全為學生宿舍（當年的學生一律住校），一樓則為後來改為教學用途的實習工廠。為照顧住校生，錫神父那間夏天會熱死人，連冷氣都沒有的小房間兼辦公室，就在教堂下的第三層。

有教堂、寢室、工廠的四層樓現代建築，是當時臺東最高建築。為此當地人都戲稱公

錫神父英姿

錫神父曾說過不當神父就當將領，這身高一百八十六公分的壯漢，在臺東完成了眾多不可能任務。性急、耿直，是他的標記，但他的強勢與爽直，卻也讓與他共事的人吃不消。有個可愛的故事說：公東興建期間，從瑞士前來的技師與他商議施工水管口徑，錫神父還未聽完就衝動質問，為什麼要浪費錢，用這麼粗的水管？這位瑞士技師對錫神父性格早有所聞，根本不跟他辯，只是打開水龍頭給他看。第一個龍頭打開有水，第二個龍頭水流少了一半，第三個龍頭，根本流不出水來。據說錫神父當場傻眼閉嘴，摸摸鼻子，完全依照瑞士技師見解行事。（攝影／林至柔修士）

東是臺東的最高學府。除了這座樓，公東其他教學大樓幾乎都是在錫神父獨自奔走募款下一一籌建，錫神父就連在癌症末期，由瑞士返臺前，也將他唯一弟弟給的養病錢，全數捐出為學生蓋了座籃球場。今天在籃球架下，仍可隱約看到非常細小的一行字：錫安東（錫神父的弟弟）捐獻。

錫神父辦學，並未全然按照教育部規定。在他心裡，實在的本事比文憑來得重要，為此他全面將瑞士那種師徒傳承學制引進「公東」。為了讓公東學子習得先進扎實的技術，錫神父更花許多工夫自瑞士聘請學有專長，又富有犧牲精神的老師前來公東任教。

一九七四年以前，偏遠的公東高工，前後竟然有二十一位來自瑞士、德國、奧地利的外籍老師，不支薪地在學校裡教導水電、木工、機工等課程。一直到技術轉移，公東培育出自己的師資後，這綿延近十五年、有外籍老師支援的教學計畫才告一段落。



瑞士技師

為了興建公東校舍及儲備師資，白冷會當年自瑞士徵募具奉獻精神的專業技師，到偏遠臺東服務，一直到技術全面轉移，公東培育出自己師資後，這計畫才告終止。一直到1975年，公東前後共有21位不支薪、來自歐洲的專業技師在此任教。1958年，最先抵達的三位分別是：負責公東高工建築工程的李濟民（Lienert Paul），衛生工程的白啟民（Berger Werner）和任教於木工科的徐益民（Husler Peter）。這三位老兄的名字全是錫神父所取，昔日公東人戲稱這三人為瑞士來的「三民主義」，然而我們從錫神父這外邦人對他們濟民、啟民、益民的期許，對照浮誇，甚至貪腐文化依然盛行臺灣官場，真是讓人感慨、無地自容。（白冷會提供）

為加強學生們技藝，公東白天幾乎全為工廠實習的術科訓練，對當年公東學子而言，晚上能坐在教室裡修習的學科簡直像在度假。

由於排課內容與教育部規定相抵，錫神父幾度得不到教育部經費補助，而得自己想辦法籌錢。但當年有機會參觀公東高工的人士，都會訝異這位於窮鄉僻野之地的學校裡，竟有如此先進且幾乎全為進口的實習設備，而來自歐洲的優良技師更讓他們印象深刻。

來自以務實生活為本的瑞士德語區，錫神父絲毫不看重虛華學位，只在乎貧困孩子能否習得在社會立足的一技之長。雖是不以升學為目的的工業學校，錫神父對學生的生活品格教育，卻一點也不馬虎。

學子眼中的錫神父

公東學子，尤其是住校的同學，長期與錫神父近距離接觸，使他們有機會認識錫神父不為人知的一面。一般教友只敢仰望他，絕不敢想像，這位律已甚嚴的神父每晚會為他的寶貝學子蓋被子，為他們一一搓上他自瑞士帶回，治療頑強香港腳的藥膏，更無從料想這位被人尊敬的神長（天主教對神父的統稱），每回總親自帶領住校生清掃校園，打掃廁所。據說，那一如軍中坑道的廁所堵塞時，錫神父總會跪地、二話不說地下手就掏，讓旁觀學子瞠目結舌地不得不認真跟進。

傾心維護校園整潔的神父更會因學生攀折花木、腳踏草地，而大老遠地飛奔過來給

學生一拳，那些曾被錫神父追著滿校園竄逃的校友，日後想死了錫神父那帶有無限深情的拳頭。有位校友甚至在錫神父的追思紀念冊上寫到，當年，當他看到錫神父靈柩自校門口進入校園時，竟悲痛萬分地巴不得能再挨神父一拳，再聽到神父一聲「不許踐踏草地」的吆喝。

錫神父對住校的學生究竟關愛到什麼程度？

在公東一直服務到退休的林一增教官說，他二十一歲那年因為轉服預官役來到公東，家住高雄的他一到偏僻的公東就想調離，然而就是錫神父的精神讓他扎根在臺東，甚至在這娶妻生子一直待到退休。

林教官仍記得，一到校，錫神父就叮嚀他：這些住校的孩子們，年紀這麼小就離家在外，沒有父母、親人的呵護，神父懇請教官，務必將學生視為己出，除了要嚴加管教，更要注意他們的心靈。

當年不過二十來歲的林教官，充其量也不過是個不懂得照顧別人的大孩子，然而他一步步跟隨著錫神父，觀看他的一言一行。他記得神父總把好吃的留給學生，即使受邀作客，神父總會要求將剩菜打包，帶回給他的學生打牙祭。不管多冷的半夜，只要學生身體不適，神父總會騎著他的大摩托車，將學生載往醫院。

林教官說，他被這位老外神父的精神深深感動，後來即使成了家不再住校，他仍是習慣等到學生就寢才回家，天尚未亮，學生還未起床時，便又衝到學校查看學生的起居。

林教官彼時正值壯年，堂堂一表人才，又盡忠職守，錫神父愈看愈喜歡地竟動了鼓勵他修道、當神父的念頭。林教官笑著回憶，當他對神父說他是佛教徒，神父完全尊重他的信仰，再不提這事。

錫神父在公東的軼事，幾本書也寫不完，然而有些事仍得記上幾筆，所有被錫神父幫



錫神父降福新到的機器

公東當年所使用的機器大多進口自歐洲。機器安裝使用前，錫神父都會以教會禮儀、祝聖、降福這些機器，祈祝它們運作順利、更保佑使用它的學生，能認真學習，發揮所長。也許有人會覺得這儀式迷信，然而它背後的動機卻是愛與祝福。

據說，作為錫神父學生，是他人際關係中最幸福的一群。公東的學子，尤其是當年住過校的人，雖然被他的拳頭捶過，睡懶覺被他掀掉被子，卻仍對他懷念不已。錫神父對學生的好，有時也讓老師吃味；據說，錫神父每次從瑞士回來，行李箱裡全是給學生預備的德國製圖用具，有些老師願多花錢跟錫神父購買，錫神父總嚴肅地說，這是給學生的，你們有錢，自己去買。

每回公東開訓導會議時，只要有錫神父在，就開除了人，神父總說，這兒是學校，你把他開除了，他還能上哪去？

左圖為錫神父在學生成果展上，把玩木工科學生製作的益智玩具。（公東高工提供）



過的學子都記得錫神父如何教他們有尊嚴地掙自己所需。

畢業自公東的蘇智明校友回憶：自屏東前來公東就讀的他，剛到校的某個週末就硬著頭皮來找神父借錢，他難以啟齒地對神父說，下星期就要上製圖課卻還沒有工具。

週末過後，神父從抽屜裡拿出一套全新的德國製圖用具，嚴肅地對他說：

「這不是給你的，你自己得想辦法把它賺回來。」

自那日起，在課餘時間就為神父打工的智明，說自己的工作不外乎週末清掃校園之類雜務，但錫神父給他的薪水，卻讓他在公東那幾年時光好不逍遙，然而更讓他銘記在心的是這些零用金，完全來自神父回收自廢牙膏條、廢紙，或瑞士恩人賙濟的奉獻金。

錫神父的身教與言教影響每一位曾與他共事的人，曾任公東訓導主任，現任國立臺東高高校長的江銘鉦先生就說，錫神父是影響他這一生最重要的人，在他有生之年，除了忘不了他，更時時記著他的精神，在工作崗位上，一刻也不敢大意。

無私、負責、誠實、認真，堅強，只是一般人對錫神父待己、對人的表述，然而更具體形容可能都不及他與學生間的慈愛互動。所有住過校的校友都記得課餘，工作做完了，他們最喜歡待在神父仄陋的房間兼辦公室裡，翻閱他收集的郵票²、看他的書籍，甚至玩弄他的菸斗。這群隻身在外、正值青春期的大孩子們，可能從未知覺，在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錫神父竟是位可以仰慕的父親。

從修道人到辦學者



鮮少人以「好看」來形容神職人員，更不好意思以「英俊」來描述不苟言笑的神父，總覺得其中有「不敬」意味，然而公東校友們，每回提起錫神父，總會笑著說：「我們的神父騎著他那臺BMW500 CC 的重型機車，要有多瀟灑就有多瀟灑！」很多女校友也附議，英挺的神父真教人心動。

錫神父與摩托車

摩托車是錫神父的招牌，他從BMW 500CC、新山東100CC，一路騎到富士霸王125CC。他的瑞士家人心疼他，捐錢購車給他，然而錫神父如往常一樣，仍將這筆錢捐給了公東高工。錫神父一直到癌末，仍騎著他的摩托車去探望教友和他的寶貝學生。有關他的摩托車故事不少，其中竟有學生夜半偷騎他的摩托車，出外闖了禍。事後得知的錫神父當然生氣，不過所有對他報告的人，對錫神父最深刻印象的是，還未聽完過程，錫神父總急著先問：「學生有沒有受傷？」（攝影/林至柔修士）

2. 為了籌措貧困教友築堤為田的經費，錫神父最後忍痛將收集了幾十年的郵票，全部賣掉。



公東禮儀隊的禮服是錫神父當年自瑞士攜回。雖然自己很節儉，錫神父卻喜歡他的子弟兵在代表學校時出類拔萃、儀表出眾。這一身亮麗的禮服，在當年偏僻的後山，出色得讓人驚艷。（公東高工提供）

公東學子曾無數次代表臺灣參加國際級的藝能競賽，這些競賽絕無僥倖，全得靠真本事，公東學子不負眾望，往往奪金而回。載譽而歸的選手，返校前最後一站，就是到白冷會院，拜訪神父，院內的老神父每回見到這些為學校、國家爭得榮耀的子弟兵，都會像老人般得意個好幾天，右圖為錫神父與獲得全國技能競賽獎項的學子合影。（攝影/林至柔修士）



公東高工的圖書館主任陳美玲老師說，進入公東前，在國中課堂上，每回臺東有遊行慶典活動，她們那群清湯掛麵的小女生，最喜歡在教室窗邊等著公東高工的儀隊經過，那幾位掌旗的大哥哥一身漂亮如英國白金漢宮衛隊的服裝和禮帽，都不由得讓人多看兩眼。終身以簡樸是尚的錫神父竟是如此在乎他子弟的儀容，他要他的學生代表學校時儀表非凡。待陳老師進入公東就讀，她才知道，這些引人注目的禮服，當年全是錫神父自瑞士帶回。

雖然身為公東高工的創辦人，錫神父卻從未以創辦人及教育工作者自居，公東高工並不是他在臺東的全部，在更大的生命藍圖中，錫神父是位得守貞節、服從、貧窮的修道人，一位天主教的傳教士。在公東創辦前後，他大多時間仍是位得四處傳教、照顧教友的神父。

一九六三年，錫神父會長任期一滿，就前往新竹學臺語，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八年被派到鹿野任堂區神父並兼管延平鄉。一九六八年二度返回公東任總務主任兩年多。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六年返回大武鄉傳教。一九七六年到逝世為止，三度擔任公東總務主任。

錫神父幾度由本堂工作調回公東，卻不是來做高高在上的行政主管，而是如收爛攤子般地來處理學校的財政危機。

除了管理財務，錫神父在校幾乎全從事照顧學生的打雜工作，即使不在公東的那幾年，錫神父也確實做到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豁達。

葛德神父的回憶

海岸山脈北起花蓮港口、南達卑南溪口，全是白冷會服務的範圍，其中還包括了蘭嶼，而與白冷會直接交會的就是此地的原住民。在那原住民仍受歧視的年代，白冷會弟兄與他們合作的國籍神父們，已全然地與原住民生活在一起，且從各方面具體幫忙他們的生計。

物換星移，隨著經濟面貌改變，白冷會士相繼凋零，那刻苦過往幾乎快被人遺忘殆盡，然而從那幾位碩果僅存、布滿皺紋的白冷會士臉上和佝僂身軀，我們仍有機會深深體會那言語文字都難以表達的歷史片段且深受衝擊。

迄今仍在臺東東河鄉服務的葛德（Gaessner Ernst 1936-）神父，在錫神父來到東部十年後才自瑞士前來，在那可看到太平洋的教堂後，葛神父不急不緩地向我娓娓道來，一九六三年，他初到臺東時，原住民的村落全都是茅草房，有些家庭的孩子們更只有一條褲子穿。拜訪教友時，葛神父與錫神父常與原住民教友一起蹲在家中唯一火盆前取暖，背脊卻被寒風颳得直打哆嗦，而在青黃不接，糧食未收成前，很多原住民家裡連可堪果腹的食物也沒有。

由於土地很容易讓人騙走，很多原住民村落唯一能耕種的田地，竟是險象叢生的河床，這些河床地只要河水一漲就全被淹沒。錫質平神父冒著被控協助原住民蓋違章建築的危險在河床上築堤。今日的達仁鄉、大武鄉、太麻里金崙村、卑南鄉、鹿野鄉、關山鎮、海端鄉、東河鄉都有錫神父與其他神父策畫興建與河爭地的堤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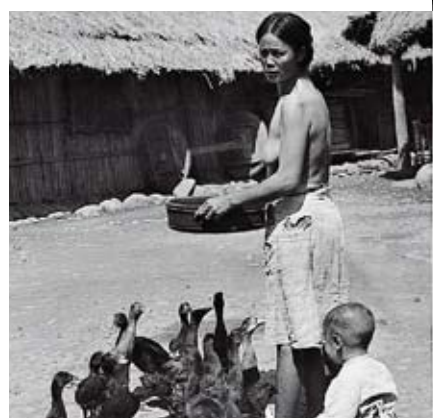
錫神父與葛神父

非常難得的留影，兩位帥哥不知在笑什麼？臺灣經濟全面提升的今日，我們幾乎忘了，幾十年前，人們的生活是如何困厄？尤其是資源益形匱乏的東部。

錫神父曾為原住民買船、買羊，協助他們生活自立，而他與白冷會神父為原住民化河堤為良埔的故事更讓人鼻酸。這些傳教士不只在乎天上的國，更在乎地上子民的生活。物換星移的今日，身為教徒的我也不免感慨，白冷會與臺東的結緣，真是上帝的安排，這個修會團體在會憲裡清楚闡明會士們要效法孩童的單純、更要貶抑自己、甚至放棄自己的習慣，好融入當地的文化。（攝影/林至柔修士）

戰後的台灣，民生落後，原住民的景況更是窘迫，他們除了為生存奔忙，大多時候就連基本的溫飽也談不上，錫神父與其他的白冷會士一到東部，除了傳播福音，更立即投入民生改善。創立於二十世紀初的白冷會最初在中國東北傳教，被共產黨全數驅逐出境後，他們又因緣際會的來到更遙遠陌生的台灣東部，他們全然不回頭看的全心投入這塊新天地。在他們眼裡，眾人都是天主所造，每一位個體都應受到尊重與愛護，聖經中，基督所闡述的「為一位最小弟兄所作，就是為我所做」的道理，在錫神父那一代的修道人身上展露無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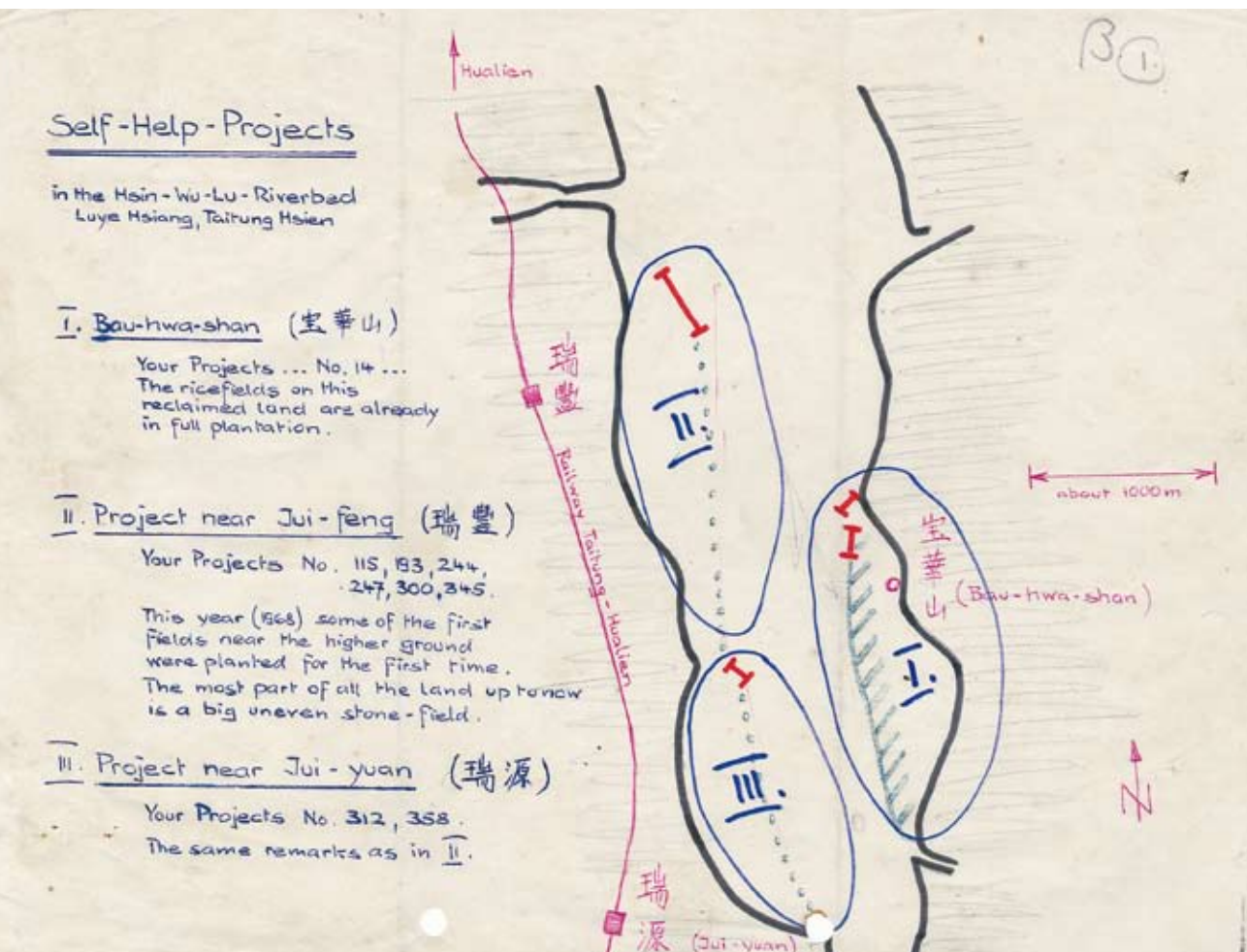




一個人是什麼往往不是來自那人本身，而是他被人以何種態度對待？

半世紀前，在東部服務的傳教士早以一種平等而開放的胸襟來看待他們眼中的原住民弟兄姊妹。「番仔」、「高山族」這些漢族大沙文主義字眼，曾無情又粗魯的傷害經濟條件更落後的原住民同胞，以「山花」來形容遭人殘忍蹂躪的原住民雛妓，更是教人無法忍受。

初到東部的白冷會士都記得，當年他們的伙食有多苛刻，時任白冷會會長的錫神父，堅持自己會士的生活水平，得降到與當地百姓一樣。終其一生，錫神父對自身飲食，毫不講究，公東的學子都記得錫神父總將好吃的東西給他們，而錫神父自己，就連發霉的麵包，也照吃不誤。這一組具體反映當年原住民同胞的影像，更值得富裕的台灣省思，在身而為人的修為上，我們又是何其的膚淺與粗鄙？



築堤，闢河床地為良埔的工事圖。

過往很多攸關民生福祉的大事，隨著經濟面貌改變，逐漸被遺忘。從白冷會幾張倖存工事圖中，我們才發現，一個國外宗教團體，當年竟冒著協助當地百姓，興建違章建築的危險，從事關係百姓民生福祉的工程建設。高壓戒嚴時代，當宗教也跟著噤聲不語時，後山的白冷會卻已默默地在進行巨大的社會改革。

這份製作於1968年左右的簡易工事圖，清楚表示出，那些瑞士恩人所奉獻的金錢，究竟花在哪一段的工程施工上。

一九六〇年出生的我，童年時期，小小眷村裡仍不時可見所謂的山胞，今日的原住民穿著極其破舊的衣服到眷村裡討飯。不明事理的孩子們一看見他們，總跟大人說，高山族又來了。包括母親，左鄰右舍的婦人家，也許逃過難，更懂得憐恤貧困的人。由於軍

讓無助到想大哭一場，在教堂裡對著沉默的十字架大叫，幾近崩潰，甚至無法入眠。臺灣過去半世紀經歷了世界少見的經濟奇蹟，卻成為追逐奢華，極度健忘的世界。

所有煙塵往事，最讓我震撼的是當葛神父講到自己堂區原住民女孩被賣事件。神父提到這段過往仍激動不已。他說，當年他一個人在教堂宿舍，只要遇上這事，就

謙卑的希望幫助天主的子民活下去，起碼有飯吃的生存下去。除了協助築堤，錫神父還募款為原住民自澳洲買羊放牧，購買機動漁船讓他們出海捕魚，但原住民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的自由天性，讓一心幫他們獨立的錫神父挫折不已。

我在葛神父可以看到海的教堂後院檢視這一張張血淚斑斑的工事圖，突然明白，可以將日子過得好一點的葛神父為什麼每一頓飯都是這麼簡單，衣服都破到不行卻仍捨不得丟。當衣食無缺的教友仍不斷向上蒼祈福，錫神父那一代的修道人，在那貧瘠後山，只

粉、奶粉或舊衣物給來工作的人。

除了為百姓築堤，化荒埔為良田外，白冷會更替幾個部落居民引山泉、掘井以解百姓缺水之苦。葛德神父讓我看那一張張早已發黃的堤防平面設計圖，上面除了標示堤防結構更寫滿密密麻麻的德文。原來這些泛黃紙張，全是錫神父忝著臉、向瑞士家鄉募款

眷配有糧食，我的母親總會給乞討的婦人一頓飯吃，更會自米缸舀出一大碗米裝入她們的袋子。那些老婦人只要在眷村幾排房子走上一回，總能將米糧滿滿的背回家去。

在神父可聽到鳥叫聲的宜人庭院裡，我突然想起童年總以輕佻口吻唱的〈花鼓歌〉歌詞：「大戶人家賣田地，小戶人家賣兒郎。」竟是如此的辛酸，而它們竟是據實發生在童年時期那些離鄉討飯的高山族阿媽們身上……我條地起身，無法自持地離開神父。

硬漢柔情

男女授受不親是錫神父得恪守的規範，幾位已年近花甲的修女，仍記得這位四處騎著有如他標誌的摩托車大漢，後座從不載女生。

在延平服務，屬於聖十字架修會的林秀花修女回憶：她仍在做初學修女時，仗著年輕，膽敢與錫神父這不苟言笑的修道人撒嬌。有回錫神父與她上山去帶一個仍在襁褓的孤兒下山。修女背起嬰兒後，錫神父說我們走下去吧，修女失聲尖叫：

「這麼遠的路，神父你就騎車帶我下去嗎！我身上還揹個小孩呢。」

「就是你身上還揹著小娃娃，我這一個外國神父，後座上坐著一位揹著嬰兒的修女，這三口人，讓路人看到成何體統？」

林修女淘氣的回憶，有回她與神父上山給小朋友上道理班，結束後，神父又是那句老話，妳自己慢慢走下來。年紀小到足以當神父女兒的修女對神父說：「這麼熱的天，好遠的路，神父，你就載我一程嘛！」錫神父百般不願意地讓修女上車。

只能雙手緊緊抓著後座鐵架的修女說，車行一半，象徵修女身分的頭巾被風吹落，她不停尖叫請神父停車，頭戴安全帽的錫神父因聽不到仍急速前行，修女最後實在沒辦法，只好以手輕拍神父肩頭，這修道人像被電擊般地嚇得趕快停車。

修女跑回去撿頭巾時，仍聽到背後的神父不斷咆哮：「我告訴過你，我就是不要載女生，我就是不要載女生！」

宗教衍伸出來的制度與規範往往不近人情，甚至最後流於形式、內容空洞，然而錫神父仍以他的血肉之軀多次表達出他對人的溫柔與體貼。

任教於公東高工的劉志鑫主任說，他們就學期間，神父被調往臺東南端大武鄉服務。有天他與幾位同學，沒知會神父就從臺東市騎了快四個鐘頭單車，前去拜訪。正在午休的錫神父，一看到這幾位小孩子騎了這麼遠來看他，快樂極了。這總給人硬漢印象的神父，除了為這群小孩子張羅午餐，更給他們零用錢去看電影還囑咐他們傍晚回來用餐。

一粒麥子若是不死……

一九七六年，錫神父三度回到公東高工擔任總務主任，他人生最後歷程就在這度過，然而疾病對這鐵人的摧殘幾乎讓人不忍卒睹。

一九八三年一月的某一天，從主教到公東校長、師長學生、教友，一大夥人聚集臺東機場，為攝護腺癌細胞已擴散到其他部位，得回瑞士治療的錫神父送行。眾人雖然滿口早日康復的祝福，但都心知肚明，錫神父不可能再回來了。

一個人的良善是裝不來的。

我在東河天主堂，乏人整理的成堆相簿中，發現了這兩張照片。為寫錫神父，我曾如偵探般去尋訪他的故事。這兩張被人隨意拍得的照片，讓我們看到錫神父溫厚一面。不像一般人可能因不自在，會把觀食的小童趕走，錫神父卻像一位父親，把份量有限的便當與四周孩童分食。這兩張照片讓我們看到臺灣過去困厄的民生面貌，卻也體會稚真良善所發出的熱度。（東河天主堂提供）





1983年一月某一天，對公東及當地的教友而言都是難忘的日子，當錫神父的攝護腺癌已四處蔓延，無法控制時，白冷會終於做出請錫神父回瑞士治療與靜養的決定。每一位來臺東機場送別錫神父的人，強顏歡笑，雖然他們一片早日康復的祝福，卻都心知肚明、錫神父將告別這塊深耕過的土地，永歸故土。

白冷會的林至柔修士，深情記錄了錫神父離別的過程，就連錫神父進機艙那一剎那也被捕捉下來，那群送行的人癡癡等到飛機上天，才依依不捨地離去。德國文學家赫塞在小說《鄉愁》中這樣寫道：「只要能以愛心填滿心靈，此生將不再畏懼任何苦惱與死亡。」然而生離死別卻是人生最難承受的痛與難以彌合的撕裂。深情的錫神父日後卻以他對這塊土地的愛填補了這龐大空白。（攝影/林至柔修士）

